

白鹿洞書院志卷之九

主洞周偉洞生

戴策獻袁
熊 儋黃希 紱校

文志

序

檢討陳獻章送劉李二生還鹿洞序 匡廬白鹿

之故址自宋考亭朱晦翁一嘗作新之後遂

無聞焉我朝文教誕敷鄉先輩翟公守南

康日始圖創復舊觀潮陽李先生繼之白鹿

書院之名復聞於天下成化十七年江西按

察使耻庵陳先生乃謀於提督學校憲副鍾



公僉事冷庵陳公大叅祁公慨然以作新斯
文為已任謂余於考亭之學亦私泚諸人者
宜領教事乃具書幣告于巡鎮遣二生李士
達劉希孟如白沙以請同時司潘臬諸賢咸
與聞之外則東白張先生廣東大方伯彭公
按察使閔公吉水袁德純各以書遺予雲輝
日映交迸衡宇二生以諸公之命命予予覽
幣而驚置書而走走且告曰二生莫誤諸公
欲興白鹿之教復考亭之業必求能為考亭
之學者夫然後可以稱諸公之任使乃下謀

於予是何異借聽於聾求視於盲也予聞之
君子之使人也由其誠不强其所不能諸公
即居於廬山予所能也居廬山以奉諸公之
教非予所能也二生其審諸於是邑中聞有
諸侯之使自邑令佐以下至士庶耆老源源
而來靡不觀感李生丰姿秀發言論是非不
苟雷同劉生貌恭而言慎確有操守俱稱為
東白門人也予甚愛之留且彌月矣二生以
諸公之命又不復辭去予既返諸公幣復為
詩別之所以致區區於二生而申景仰於廬

山也是日憲副陶公過白沙邑長丁侯鄉諸
士友各賦詩以贈快成俾予序之

學士張元禎洞志序白鹿洞志八卷南康郭罷
侯璠所刻也志乃吾老友魯鐸埶春室者因
遊白鹿搜訪而編集之時袁舉人端以碩學
為藩憲延請分教於洞學復從而校正焉文
之鐸捐館端亦出就校職不祿其書但苟於
鐸家士夫咸以未及傳布為惜或以聞于郭
侯侯雅欲表章洞學者亟遣人持書幣往求
之金川鐸子稷遂奉之獻侯以成茲美維白

鹿洞學名天下名古今肇於唐盛於宋重於
我朱子復盛於我朝此志之編與刻不皆
自有洞學以來曠數百年未舉之缺典歟始
自今凡有志於斯者不必身其地目其勝第
一披閱焉瞭然盡在是矣侯山西涑水人為
政知所崇重惟繼治先賢過化之邦拳拳思
承其緒如刻周朱二先生年譜四書或問及
積粟垂萬石於紫陽遺惠倉皆前政之未及
云弘治七年甲寅六月

提學李夢陽新志序李子至白鹿洞書院周覽

山川故物詢其創繼顛末見其興者圮焉定者缺焉條理紊焉散失漸焉寐欲墮焉考之文紀則亂焉而無統遺焉而不備舉乎細而脫所巨辭繁複而義弗晰於是取而筆削之刪繁以章義提綱以表巨分注以收細拾遺以定亂使比事有則立言有例是故首之以沿革則興亡之本著矣次之以形勝則地道昭矣又次之以創建剗刻則興繼者可考矣又次之以田租則養之者具矣又次之以姓氏文藝則觀程之要義寓矣又次之以典籍

器用則日用不匱矣志成門人問曰竊聞之志者史之流也夫史者述往以詔來比辭以該事所以示覽垂戒者也是以古之聖賢道有不行則託史以寓志故孔子退而春秋作朱子遜而綱目脩是傷道之不明不行焉耳李子曰夫若是者予豈敢哉予豈敢哉予為斯志亦直使其晦者晰脫者補道者備亂者統耳矣亦又欲墮者可舉散失者可綴紊者可理缺者可完圮者可復耳矣或乃遊昭道之地覽興亡之本詳創繼顛末之因養之者

具觀程有要日用有需而乃猶不務實也又
或鮮情飾譽以干祿附賢躅而罔厚利則斯
洞也特終南之捷徑焉矣嗚呼斯則予傷哉
斯則道之不明不行也哉正德六年秋九月

告文

文公書院成告先聖文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
三月癸丑朔十八日庚午具位
敢昭告于先
聖至聖文宣王熹昨按國朝故事及郡圖經
得白鹿之遺址於城東北十五里蓋唐李渤
之隱居江南李氏因以為國學及我太宗皇

帝又嘗賜之書史以幸教其學者而淪壞日
久莽為坵墟因竊惟念幸以諸生得奉詔條
顯以布宣教化為職顧弗此圖懼速譴戾乃
議復立今幸訖功將率同志講學其間異庶
幾乎先聖先師之傳用以答揚太宗皇帝之
光訓鼓篋之始敢率賓佐合師生恭脩釋菜
之禮以見于先聖以先師充國公鄒國公配
尚饗

告先師文二首

熹仰稽國典建此學宮鼓篋之初恭脩釋菜

之禮惟公發揚聖蘊垂教無窮敢率故常式
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 右交國

熹仰稽國典建此學宮鼓篋之初恭脩釋菜
之禮惟公命世脩業克紹聖傳敢率故常式
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 右鄒國

提學蔡清告先聖文先聖孔子夫子之靈而不
能已於言曰未有夫子之前則有大極而後
有天地有人物有群聖也既有夫子之後則
有夫子而後有天地有人物有群聖也夫子
之道塞乎兩闢茲山有廟亦固宜然惟夫子

之靈兮遠而求之六合之內六合之外近而
求之隨求而在即其所在聖靈惟真嗚呼圓
顛方趾夫孰非人夫孰非知有吾夫子之人
尚饗

知府王溱新闢石洞告后土文維嘉靖九年歲

次庚寅二月壬戌朔越二十有三日甲申南
康府知府王溱謹以牲醴之奠為文告于白
鹿洞后土之神曰乾坤萃秀兮山水鍾靈厥
有匡廬兮爭高嵩衡大江練紆兮彭蠡帶橫
勝跡擅于九土兮福地控乎八紘白鹿開先

而為號兮紫陽相後以道鳴遂有聞於天下
兮曠百世而馳轂歲月推移兮世變山傾問
舊洞而不知其處兮慨名存而未稱厥情予
虛薄以辱守兮得采澗藻而歌野苹脩予祀
事兮仲月次丁假寐齋宮兮夢栩栩兮寤驚
若有人兮眎前跡之可經營迺卜日而肇脩
兮開雲根而敬其故扃仰賴神功兮願默默
以相成竊聞之師曰大道以合一為宗兮學
在並進乎知行聖賢貴全其體用兮其要在
兼得乎明誠謂德業舉業不可支離兮在立

我以合併世紛紛為朱陸之辯兮啓多岐而
惑群生吾徒當以孔孟為期兮由正途以崇
六經神之聰之兮介福于斯文之宗盟千秋
萬歲兮護此嘉名

知府田瑄祀各祠祝文

三賢祠祝文 於維

三先生天挺人豪應運而出過化是邦有著
有述圖書惟精知行合一義利之辨炳若星
日垂訓鹿洞翰墨克積道學宗盟萬世矜式
某等敬率諸生服行無斁春秋祀有嚴潔牲告

格

先賢祠祝文 於維

諸公人品高潔帥道尊嚴淹貫六經敬敷五
教出處或異功德則同世代雖殊法程猶在
白鹿書院道學淵源服公教化秩祀有年茲
值仲春秋謹以牲醴用申常祭

忠節祠祝文 惟

公精忠勁節名著古今昔祀洞中情文弗稱
新祠特祀庶協人心茲薦牲儀神其在聽尚
饗

顏魯公祠祝文 維

公忠節純臣乾坤正氣身死一時名生萬世
茲郡顏山寔公寓寄精爽不磨神存斯地特
舉祀儀用彰厥異

辭

提學李夢陽祀白鹿先生辭三章

吹玉簫兮眺帆浦橫蔽江兮美無軒轅躑躅
兮旋望宛窈窕窈兮山之左陟山左兮降右忽
而來兮倏而去跨白鹿兮導兩螭色含笑兮
心莫知既登兮山椒復南陟兮石漱日冥冥

兮影暮風飄飄兮吹蕙帶 右迎神
綠蘿兮紫菜桂生兮羅戶風颺颺兮若有望
神驅雨兮泉浪浪蹀我塔兮坐我几以彭郎
兮挾匡父蘭肴兮椒醕日中兮萬舞美孰怒
兮颺忽逝雲離離兮愁予 右降神
迹不借兮心相疑懼雖諧兮愁易離君荷衣
兮蕙帶逍遙山中兮桂為蓋天門兮既闢騰
而上兮雲之際石有澗兮山有峯心相慕兮
交不逢稅吾車兮繫馬願褰裳兮從予 右
送神

銘

文公講座銘 師道絕塞以圮其居今其言言亦
莫我敢都前聖後師文不在茲如或見之有
儼其思立之堂壇惟以有嚴厥臨孔昭式訛

爾瞻

提學李夢陽獨對亭銘 獨對亭者白鹿洞書院
亭也在書院東枕流橋北崖上為朱子舊遊
處其下則峻溪湍灘衡樅乃其崖下廣而上
砥陟亭西向適與五老峰對又崖間鏡風泉
雲壑字大如斗亦西向故曰獨對云獨對者

前副使提學無錫邵公所名也詳見其所自
記後十年而予來陟其亭夫獨言之孤也對
者主賓也方吾之未來則所謂五老者固謂
吾賓也及既來也陟亭而對之則吾非若主
耶何也亭吾亭也夫亭不無常一往而一來
曰獨對何也大化流行而不停往者去之來
者主之我既主之則雖謂為獨對不過矣自
有茲峰也周匡氏漢巖下老人唐李白氏李
渤氏率皆來率對宜皆曰獨然而邵公不與
也其言曰仁者壽五老峰壽朱子仁是宜獨

對方我為之主對固我也其往也不謂我獨
也此其人高下之倫造詣淺深次第學術端
邪之等不於斯而占哉且匡氏巖下老人吾
不知其何人矣然而白也予知其文也渤也
予知其節也夫二者猶不得獨與峰對然則
來主是亭也蓋亦思所以獨對者已矣予無
似追昔從邵公講道許下今二十餘年矣不
謂繼官而同地均業其職有茲來也自顧品
下詣淺志雖端而履弗力於亭今即主也然
逆知來者不與也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願及茲勉為以副許下之盟乃為亭銘
巖巖五峰若翔若垂當其東南我亭對之惟
混沌初磅礴賦形彼得其峙我得其靈其靈
其峙一元所為曰靜曰壽仁者如斯於穆巖
洞嶺迴溪環桂松盤盤學宮是基鼓篋振衣
四方攸歸弘本立教爰自考亭人遐跡存岿
鑿熒熒如日如星邵子爰構獨對斯肇於微
紫陽孰並而當淙淙者澗有源有泉不有哲
民疇開我先五峰巖巖永斯在斯跡殊理同
哲其我師作銘于亭來者式思

主洞劉世揚新闢鹿洞銘 郡大夫王溪王子公

濟闢山為洞既得太史涇野呂子仲木記之
矣復屬世揚言揚懼夫多言塞道復洞湮也
夫王子之志非為夫洞也為夫學也慨古不
存是故立洞以表之斯洞也非為夫觀也為
夫道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鳶飛魚躍兩間惟洞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
耳為之銘曰

有鹿伎伎石巖巖山為洞矣洞為山古蹟湮
微作者難邈矣唐賢莫可攀興學垂規洞以

完有宋大儒功不刊至今講習萃衣冠昭茲
君侯邈其瀾厥初開闢洞兩間於維人心宇
宙涵世偽滋蔽生冥頑東魯素王極時艱手
揭日月垂貞觀照見天地人為二群聖端冕
前相參萬物萬化如循環達之無門亦無樊
百里匡廬陟巉岼未若洞中躬自反草木醫
翳岐路漫舉踵趨舍惟其端一幾未決徒盤
桓高者蒼冥下潺湲洞兮洞兮孰閉闕終日
乾乾夕惕看

賦

文公白鹿洞賦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疆

閭原田之告病惕農扈之非良粵冬孟之既

望夙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以東鷲陟季氏

之崇崗地名李撥歌舞之所繇得顏址於榛

荒曰昔山人之隱處至今永久而流芳見陳

廬山記自昇元之有土始變塾而為庠儼衣冠

而絃誦紛濟濟而洋洋廬山記又云見後文

時謂之白在叔季而且然矧休明之景運皇

穆穆以當天一軌文而來混念敦篤於化原

乃搜剔乎遺逸盼黃卷以置郵廣青衿之袞

問樂善莪之長育拔雋髦而登進謹按國朝

興國二年知涪州周述乞以九經賜白鹿洞

從其請仍驛送之六年以洞主明起為蔡州

懷信主簿旌伊迨繼照於咸平又增脩而罔

學業鄉校也

倦廬山記又云咸平五年勅旋錫冕以華其

歸琛亦肯堂而詒孫郭祥正書院記云孫冕

翰悵茂草於熙寧尚茲今其奚論廬山記熙

云翰為天既啟余以堂壇友又訂余以冊書

茂草矣

尋訪之初得樵者枯告其處客楊方子直遂

贊興作之謀既而劉清之澄亦哀集故實未

寄謂此前脩之逸迹復關我聖之宏模亦既

震于余衷乃謀度而咨諏尹悉心以綱紀吏

竭蹶而奔趨士釋經而敦事工殫巧而獻圖

曾日月之幾何屹厦屋之渠渠事具呂伯恭

今見後山葱籠而逸舍水汨瀾而循除諒昔

人之樂此美異世而同符偉章甫之莪莪抱

遺經而來集豈顯眺聽之為娛實觀宮牆之

可入愧余脩之不敏何子望之能給矧道體

之無窮又豈一言之可緝請姑誦其昔聞庶

有開於時習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

允莘摯之所懷謹巷顏之攸執彼青紫之勢

榮亦何心於俛拾亂曰澗水觸石銷鳴琴兮

山木笨尊枝相樛兮被藏以脩息且游兮德
崇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來者
有繼兮我將焉求兮元學士虞集跋昔者文
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
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某嘗泛彭
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
明兩進敬義偕立凜然有遲莫無及之歎今
夫荒澗寂寞之濱朝誦暮絃者豈無其人哉
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篇緝錄文公
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不待皆

至乎白鹿洞者平章迂軒趙公之幼子乃購
得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尤足想
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
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
云乎哉

宋知南康軍方岳次韻晦翁先生去洞之六十
又九年其里中學子方岳幸得主藏書徘徊
顧瞻有慨其嘆蓋歲行之無幾而世變已不
古矣乃次翁韻為白鹿洞後賦招我同盟而
軟之其詞曰始予眺眠鹿之町矐界白雲以

為疆嗟五老人者之無恙獨有覲於二千石
之維良朝予樂兮紫陽夕予夢兮朱塘訊風
泉與雲整勞降嶽而陟岡慨夫子其未遠寧
吾道之易荒言琅琅以猶在將彌久而彌芳
皇拊髀其永懷一天視于帝庠倬雲漢之昭
回紛恩溥而德洋嘻同盟其念哉毋諉焉于
氣運惟命義之是閑豈善惡之可混與有獲
以詭隨盍無悶于嘉遯道烏在乎高深體吾
身其學問將喻利以尺枉柳嚮方而寸進念
日用之常行奚先傳與後倦今來歌而來遊

尚及門之子孫匪執經而問焉誰與歸兮其
論予既互鄉之晚生又主藏山之遺書悵莫
企乎前脩思盡復其舊模疇去籍以放紛肆
予度而予諏二三子其來前矩吾今之步趨
枕寒流以漱石有書石兮左圖儼老仙之在
旁何玉我之勤渠日三省以澡淪時四勿其
掃除古之人何人斯而予肯同大讀書城南
之符也駕長風而來思抱明月以翔集毋空
谷其遐遺幸聖域之優入以經籍為友朋以
泉石為供給佩猗蘭之秋香紉芙蓉而手緝

孟歸來乎山中允麗澤其講習清斯濯以自
潔起風零而獨立挹烟雲而進之問孔聖之
何執將玉林其與遨期遙草之共拾亂曰有
鏘其珮琳琅瓊兮風蕭蕭然山川穆兮翁業
白雲駕言游兮道斯在斯如泉流兮勿避爾
心為翁憂兮歸來歸來吾與子求兮

都御史林俊次韻浮鄱陽之巨浸沂星子之名
疆曾啟蓬以遐躡森五老其孔良懷攬結於
神秀維舸艦于橫塘戒征夫以前路策予馬
于山之岡感鑪錘以陶鑄揖真宰于鴻荒噪

東南以孤峙奮輳輻於銀芳旣大清於沆瀣
又奚慕夫五更周序而殷庠粵二龍之寄傲
睨雲堦以洗泮淡虛止以超曠幹玄樞以潛
運緬元和之羅致竟玉收而硃混眄鴻鵠以
高舉無白康而肥遐迴勸駕於拾遺勞友朋
之敦問羗徒跡于東都懽附章而彙進惟紫
陽之肇守右濡術以罔倦諱類址於荆秦失
繕葺復奚孫飭藏脩於地所揭要領於前論
旣廣貽夫士橐亦載勒夫御書儼聖賢于遺
像條規範於偉模授紀成於秘閣假休休於

杏詠振風雱之逸響循孔步而頽趨朗人文
於奎曜恢正身於永圖嚼遺言於敬義恍面
語而動渠悵日月其滋久洞莽蒼以靡除曠
余生之伊旼竊心慕而企符悼梁木之宿顏
借章縫以後集噫墜緒其茫茫惡德門之望
入幸來復其未遠矧日力其猶給礪鍼石以
起痼豈濂洛閩關之莫緝謹濯雪以刮劇奚
弊弊夫未習夙遵軌以信邁覲百一其有立
惟格人之可起委厥鞭其頽執冀濡染於幽
馨前前修於掇拾亂曰聖澤泓澄礫鳴瓊兮
雲章煥爛柯蜨膠兮含真嗣微濠化游兮爰
濯其纓枕寒流兮衿裾容與樂消憂兮浮雲
物外泪吾生以奚求兮

布政祁順次韻粵南康之有郡兮據吳楚之封
疆由名賢之過化兮民俗丕變而淳良村落
僻其近郭兮紛隱映乎林塘槩白鹿之幽勝
兮在東北之重岡昔山人托迹于斯兮後復
剪其榛荒臺榭屹乎輝映兮花草蔚其芬芳
暨南唐置學兮曰匡山之國庠降五老之突
兀兮吞彭蠡之汪洋尋大振其轂教兮際宋

朝之休運山若增而巍巍兮泉若濬而混混
禽鳥樂以和鳴兮豺虎避而深遜丸經于焉
頒賜兮群士於斯乎講問逮紫陽之興建兮
悵然懷乎先進書有積而田有給兮樂教養
之無倦寄衷情于賦詠兮粲幼婦兮外孫嗣
顧斯文其在茲兮豈吾徒之訟論慨斯人不
常存兮道猶寓乎遺書矧教條之昭晰兮誠
萬世之楷模何喪亂之屢經兮莫圖舊而重
誣聖澤為之下墜兮學徒廢其樞趨幸治教
之休明兮屬一統之 皇圖郡侯憲史相繼

而脩復兮展夙心之動渠進諸生以道德兮
外轂利而屏除彼垂涎於公相兮陋韓公之
訓符予登臨而假寐兮夢先哲之群集儼杏
壇之講授兮紛堂升而室入回庶乎其屢空
兮雍無事乎口給點鳴瑟以詠歸兮參省身
而傳習踵夫子之步趨兮歎文王之熙緝呼
予前乎丁寧以告戒兮忻仰瞻而起立授予
以明誠之要訣兮曰擇善而固執忽驚寤如
有失兮賴片言之可拾仰高山予起敬兮見
千仞之蒼瑇桂枝以延佇兮羗偃蹇其相樛

世有異而心不殊兮聊想慕以優游夫豈耽
山水之為樂兮徒漱石而枕流願辭榮於宦
海兮假林壑以消憂從吾心之所好兮更於
世乎何求

侍講舒芬次韻設吳楚之兩界鎮江黃之故疆
維匡山之偉觀屹顏波之忠良迤敷淺於彭
蠡懲險東夫瞿塘有阪有隰有澗有岡歷姚
虞而迄周罔或烈而遂荒肆洞天之幽閭鬱
草樹而臭芳終名勝之莫掩肇宮宇而膠庠
屬鴻儒之起廢濟後學之望洋適奎躔之聚

輝贊斯文而啟運敬義揭以直指老佛闢而
莫混士知考以有來或于烏而繫遯予茲仰
門牆而樞衣隸也跋峯巒而頻問聆石泉三
折而東之諒前途伊邇可勇進雲相隨乎其
若無心鳥相依乎其若不倦感農夫之刈麥
嬉引鋤而弄孫奚真朴之難復可於此而尚
論既乃度漱石之新梁觀華扁之大書欽
皇明之賁飭匪淳熙之舊模 聖像儼乎可畏規言
炳乎足誦曰既及乎其門敢不繩夫步趨嗟
孔道之再興唯太極之一圖爰定性於伊洛

亦訂頌於禘禘禘禘主靜與慎動尚窺壁而循
除闡千古之幽秘圖與易而契符謂朱夫子
之渾然猶樂大成之既集迹窮理於庶物真
乾健而巽入顧俾小子之務茲懼夫勉行之
不給矧危微之墜緒烏記誦之能緝天既設
夫我中聖又示之時習胡其白首之紛如頌
圖大者之先立庶據依之有地斯御射之可
執矢自今而惕勵力恒千於人計亂曰八音
宮縣憂玉璆兮聲出林木難為摻兮千載一
時白鹿遊兮其峙為山水為其流兮悠悠木

艾我能無憂兮日月逝矣亦敏求兮